

林柯戲劇集
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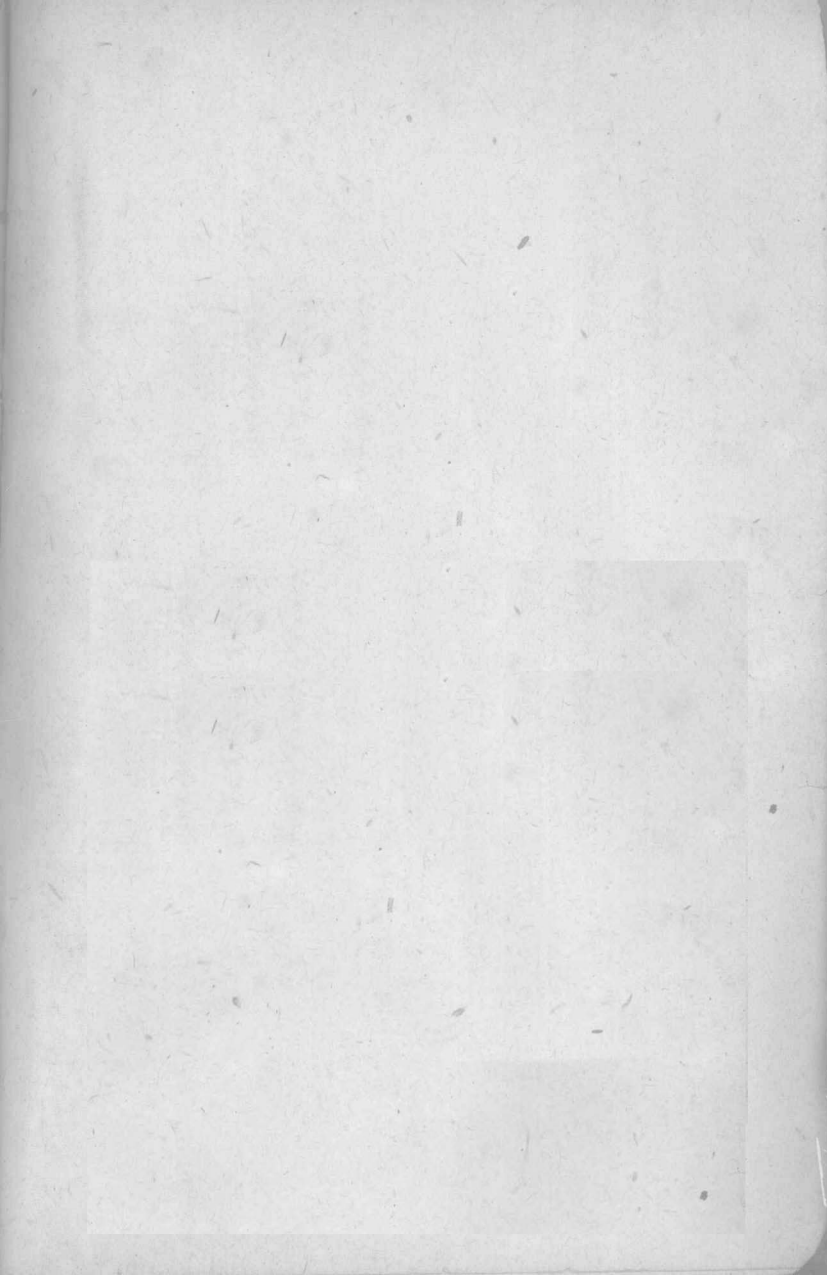
春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

春

四幕劇

——根據巴金小說「春」改編



人物

高克明——高家的家長，三老爺。

高克安——克明的胞弟，四老爺。

王氏——克安的妻。

高克定——克明的胞弟，五老爺。

沈氏——克定的妻。

陳姨太——克明兄弟的庶母。

高覺新——克明兄弟的姪兒，長房長子，大少爺。

高覺民——覺新的胞弟，二少爺。

高覺羣——克安的長子，五少爺。

高淑英——克明的女兒，二小姐。

高淑華——覺新的胞妹，三小姐。

高淑貞——克定的女兒，四小姐。

袁成——高家的男僕。

錢嫂——陳姨太房裏的女僕。

綺霞——高家大房的婢女。

翠環——高家三房的婢女。

琴小姐——名張蕓華，克明兄弟的外甥女。

陳氏——夫家姓周，覺新的舅母。

周蕙——陳氏的女兒。

周芸——蕙的堂妹。

周貴——周家的男僕。

喜 娘

女賓及小孩若干人。

高家男女僕若干人。

周家男女僕若干人。

地 點

中國內地某大城市。

時 間

北伐以前不多幾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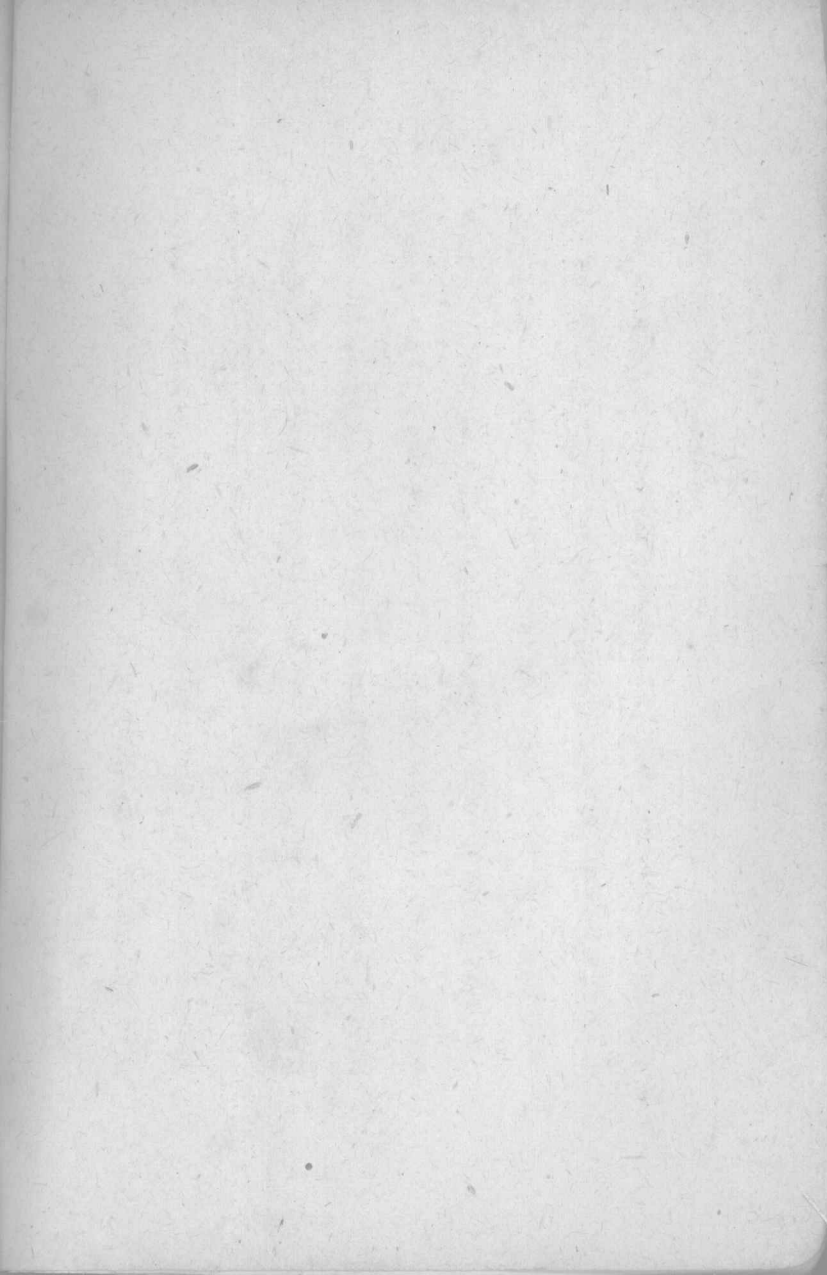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——高家的花園裏，仲春時節的一個黃昏。

第二幕——周家上房，距第一幕約半個月。

第三幕——高家後院的天井裏，同年深秋的一個上午。

第四幕——景同第一幕，春晨，與第一幕相距正好一年。

第一幕



春天。

高家花園的一部。左方（左右以演員爲準）幾乎全爲蒼翠的樹叢所包圍着，樹叢中隱約可見一條羊腸小徑；從花園到正院，這條小徑可說是必經的孔道。舞台前景是一塊草坪，草坪上正中偏左，矗立着幾株秀挺的玉蘭，滿樹是靜眼的白花。這下面斜安着一條長方石凳。從花樹望過去正望見湖，湖水正值新漲，像半條玉帶似的把對岸環抱着，遙遙可見對岸的垂楊一株株倒影波心，映現出幽媚的意態無數。舞台右方，是這花園中假山的一角，幾步磴道引向山腰朝後轉灣，磴道再深處就爲繁密的灌木所掩，不復可見。山後高處遠處，也就是貼近湖水的地方，從迷離的柳蔭中稍稍露出水閣的一角紅樓。這水閣原來是一家人憑眺燕息之所，有時也用來招待親近的客人，這一面樓窗上深垂着一桁湘簾，另一面一角天蟠的飛簷伸向對岸，似乎在招攬檻外的無限風光。除了山上的磴道之外，山脚下另有一條小徑從舞台右下角通向山後。當然山後還有更多的景致，但是僅僅從這裏看來，一切皆顯得清幽絕俗，趣味高雅。可知這個士紳門第的先人曾經怎樣努力躲過塵世的紛爭，躲過新奇，躲過世紀的風濤，在市廛以內建築起一種中古意味的隱逸生活。

這時候禽鳥已經停止歌唱，就連蜂蝶也已絕跡，春天的黃昏軟軟地降落到這塊草坪。景物中孕育着寧靜與平和，光影中流蕩着醉意與溫煦。冉冉的斜陽還沒褪盡，牠隔着左方樹叢朝水閣那邊照過去，給萬物鍍上一層金色，湖水也向着晚霞寂寞發光。有的微風一過，花葉在簌簌作響，顯得到處都是生命的招誘，然而却有一種白晝向殘的淒傷，一種熱鬧後的空曠瀰漫於大氣之中。冥冥中似乎有一隻什麼樣的手在畫符咒，催喚人們的微酣，悵望，與夢想……

開幕時臺上寂無一人，稍遲，琴小姐從左面的樹叢走上。

琴小姐今年二十歲，性情溫和而爽朗。出身舊式的世家，受的可是新式教育。爲人不拘小節，也不像普通女孩子那樣扭扭捏捏，頭腦清楚，做起事來精細而有條理，是個偏於靈智方面的女孩子。接近她的時候，人彷彿看到一片晴秋的景象：澄澈，優雅，勁峭，灑脫，神態間老帶着一種娛人的清輝。也就是因爲這個，所以她到處都得人緣。她的臉是長圓形的，一對大眼美麗而明亮，後面梳着一條辮子，因爲正戴祖母的孝，辮梢上紮着淡青頭繩。高高的身材，上面穿一件淺藍夾襖，下面繫着短短的黑裙子，白襪青鞋，整齊乾淨，完全是當時女學生的打扮。這時她走出樹叢，停住步，四下裏觀望，有點失望的樣子。

琴（自言自語）一個人都沒有（高聲）喂……（等了等，沒有應聲）奇怪！一

面說一面回過身，預備循着原路走回去。）

〔就在這時，右面山石後有了人聲。

聲音 琴小姐！

琴（猛地站住）啊？（眼光向四下尋找，終於在山石那邊找到那叫她的人，笑

着）翠環，你這傢伙吓了我一跳！

〔她的話還沒說完，那個叫做翠環的人已經轉過山腰從磴道上走下來。

〔她是三房用的婢女，年紀比琴要小兩歲，細長的身量，骨格間透着圓潤與靈巧。鴨蛋臉，臉色光潤而勻淨，兩隻聰明而誠懇的大眼，看人時流露出一種謙遜的溫柔。前額略高，上面帶着一簇淡靄似的前劉海，鬢髮鬆鬆地分垂在耳邊，後面是一條又黑又亮的辮子。嘴唇厚厚的，說話低聲下氣，生怕失了規矩，舉止也極有分寸。整個精神有如一杯綠酒，既不熾得人發燥，也不浸得人發寒，溫靜中給人一點暖意。她秉性穩重和平，富於情感，一顆好心從不爲自己打算，永遠在關懷着，體諒着別人。她的裝束是淺藍布夾襖，

夾褲，黑布鞋。手裏還拿着一封信，很從容地向琴走過來。

翠環（笑盈盈地）琴小姐，哪陣好風把您給刮來了？

琴 喲！不許我來是怎麼着？

環 不許歡迎還來不及哪！

琴（撇撇嘴）數你這個小嘴可惡。見了人的面，一個勁兒說歡迎歡迎，可是等人家待住了，又一個勁兒地催人家走。

環 這可不能怪我。昨天是怕您回去晚了，怕姑太太不放心。

琴 反正是你有理，那麼今天呢？

環 今天——

琴 啊，怎麼樣？今天還催我走嗎？

環 可不，您這一問我倒想起來了，今天您一定得住在這兒，就是您想走，我們二小姐也不會放您走。

琴 爲什麼？

環 我們這兒來了客了。

琴 客？

環 對了，周家的舅太太來了。

琴 （出乎意外）哦？這可真是稀客！這麼說蕙小姐、芸小姐她們也都來了？

環 可不是都來了。聽說這次是爲了蕙小姐的喜事呢。

琴 哦。（沈吟一下）所以你說我今天得住下？

環 姐妹們好幾年不見，見了面不得多談談嗎？

琴 她們……你看她們還是那樣？

環 我看不出來，您自己去看看吧，人都在水閣子裏。

琴 （拉住她）你陪我去。

環 不行，不行。我還有事，我得去請二少爺三小姐。

琴 這麼着吧，你去請你的，我在這兒等你們。

環 好的。（走動。）

琴 （瞥見翠環手中的信）嚶！（翠環站住）什麼呀，寶貝兒似的？

環 （看了看手中的信）這是——（遞給翠看。）

琴 （微訝）哦？剛來的？

環 我剛打門房接過來的。

琴 收起來吧，拿在手裏不大好。

環 （會意地笑了笑，把信揣進懷內，走向樹叢。）

琴 催他們快來啊！（目送那個後影消逝以後，自己也走進花樹深處去看湖。）

（太陽的光又暗淡了些，稀薄光影中有兩個人沿着右面山石下的小徑走出來。）

（前面的一個是淑，她是第五房的獨生女兒。今年十四歲，矮身子，瘦小的臉龐，細眉毛，兩隻杏核眼生得很俊秀，只是不時怔怔地向前空望着，就像對什麼東西看出了神。就是和人一起談話遊戲時，眼光

也是滯澀的，不像同輩女孩子那麼光采奕奕，顧盼神飛。扁扁的鼻子，小嘴，嘴角略略有些下垂，說起話來聲音幽細，像是從一口悶罐子裏發出來的，而且常常是有上氣沒下氣。頭髮烏鴉鴉的，用藍頭繩紮成兩條辮子垂在胸前。她的外貌也還秀氣，就是看上去不免帶點可憐相。平時沉默寡言，大家歡笑時她往往一人向隅，好像是自卑，又好像有種不可告人的絕望的悲痛在折磨她，其實這無非是家庭裏壓制摧殘的成績。她穿一身深湖色滾黑邊的夾襖褲，腳是裹過的，穿着一雙黑布小鞋。低着頭，眼角有閃閃的淚光。

〔後面一個是五太太沈氏，淑貞的母親。三十不到的年紀，矮矮的身子，臉龐生得特別大，眉眼口鼻又生得特別小，而且緊緊聚在一起，不成比例地給那張粉臉留下很多空白。齊齊的鬢角緊貼在兩邊，後面枕着個圓髻；因為給公公服孝，只帶了些銀簪子銀耳環之類的首飾。她性情粗浮，頭腦簡單，性子上來一點理性都沒有，談吐舉止也都洋溢着一股囂張之氣。往往未見其人先聞其聲，當着大庭廣衆更有種「人來瘋」的脾氣，逞能似的指手畫腳，任意喧譁。她自幼沒受過什麼教育，只是從無知婦女那裏學來些對付人的技倆。鎮日鬼鬼祟祟，說長道短，永遠在打聽秘密攪弄是非中討生活。因為本性究竟還老實，所以往往被狡黠者利用作爲衝鋒或掩護的工具。她愛吃，愛穿，愛打牌，愛聽瞎子彈唱，愛一切最膚淺最

低級的物質享受。現在穿的是件淡灰布夾襖褲，小尖單襪的黑布女鞋。

〔她們母女倆都像有什麼心事，所以都沒看見琴。〕

沈氏（一面走一面數落）又哭又哭！成天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就像給你爹媽送終似的。你是誰家的童養媳婦？是誰打了你罵了你了？不成材的東西！

淑貞（抑制着自己）媽，我沒哭。

沈（盛氣凌人）沒哭爲什麼不說話？爲什麼這半天不回我的話？

貞我沒法說。

沈（模仿着）我沒法說。我告訴你淑貞，我養你纔算是白養了。人家豆兒大的孩子，耳朵是耳朵，眼睛是眼睛，到時候比個大人還管事。你呢？十四啦！叫你看個大人都看不住！

貞（情急）我明明是跟進花園來的，誰知道一轉眼就不見了。

沈問來問去還是這一句話！這半天花園裏連塊石頭都翻到了，也沒見他的影兒，